

石一楓：沒有定論的當下，寫起來才有意思

從一串遺失的電子郵箱密碼，到一部20萬字的長篇小說；從失聯的舊友，到網紅經濟、父子代際衝突、人工智能……作家石一楓在創作中不斷往故事裏「加料」，最終將這些元素匯聚成一部關於中國互聯網時代的交響樂。石一楓坦言：「我愛寫當下的事，因為當下沒有定論。」在他眼中，那些尚未被歷史蓋棺定論的瞬間，才真正充滿張力——轉瞬即逝的網紅浪潮、人機難以界定的邊界……這些鮮活的現實碎片被他以小說的形式拼接，成為《一日頂流》，映照出時代洪流中個體的掙扎與求索。

魯迅文學獎得主、年度中國好書得主石一楓的最新長篇小說《一日頂流》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作以硬核現實主義筆觸，書寫當代中國人的互聯網生活史。新書中，石一楓時而如紀實作家，生動展現了上世紀面臨千禧年這一重要時刻時社會的巨大經濟與意識變動；時而又如科幻作家，深入闡述他對大數據時代、人工智能時代的理解及暢想；時而又如暢銷書作家，憑藉其標誌性的京腔京味，勾勒出一個個充滿諧趣的畫面。

作家要「深於生活」

談及創作緣起，石一楓表示，「一個人除了日常生活裏的多重身份，近幾年又多了一個重要新身份，即網絡身份，而且網絡身份也有不同地位，粉絲和流量的多少決定了影響力的大小。這也是當代中國人面臨的新生活、新事物。」

「書中的故事都來源於身邊發生的事情。」石一楓在創作這部長篇小說時，網絡上有幼兒園老師「在小小的花園裏挖呀挖」，有穿破爛混搭風的「犀利哥」，還有荷澤小哥哥有才……書中的「料」來源於生活，生活中任何一個人都會碰到的事兒，比如彼時的這些「一日頂流」肯定會在某一時刻會刷到、會討論到。「但並不是小說或者作家就要高於生活。」石一楓謙遜地說，「我沒什麼能力高於生活，就是一個普通人。」然而作為一個作家，確實需要「深於生活」，對生活的觀察確實需要比別人更深入一點，更複雜一點，「因為這是你的工作，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你要看到，別人想不到的東西你要想到。別人未見得要從生活裏邊總結出點哲理，但你可能要有這種發現。」

石一楓表示：「當下的事情沒有定



●石一楓接受記者採訪。 記者劉蕊 攝

論，你就得研究，就得去思考。沒有定論的東西才有意思，有定論就沒有意思了，我不喜歡有定論的。」面對新的事物，我們往往難以迅速作出好壞判斷，而這種不確定性恰恰為小說創作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寫新的生活、新的事物能帶來獨特的創作樂趣，小說可以像猜謎一樣，展現出獨特魅力。

正如評論家孟繁華所說，看到石一楓的作品就看到了當下文學的最新景觀。作家邱華棟說，這是一種能力，一個作家能把早晨發生的事到晚上就提煉出來寫成小說，而且正面強攻地書寫現實，這種能力在當代作家裏並不多。

保持對他人的好奇心

寫作對石一楓來說，既是愛好，也是習慣，「每天都想在這事兒上花點時間，慢慢積累下來，成果就出來了。」他說「作家」跟其他職業一樣，就是一個勞動者，「負責把故事講好」。而這需要跟生活保持緊密聯繫。

石一楓是一位極具觀察力與感悟力的作家，他說：「寫作需要對別人的事感興趣，要像帶着雙筒望遠鏡一

樣，關注他人的生活、情感和經歷。」在他看來，這種對他人的好奇心和興趣比單純的體驗生活更為重要，它能让作家更好地理解 and 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

與許多依賴個人經歷寫作的作家不同，石一楓很早就跨過了「從寫自己到寫他人」的創作瓶頸。他認為作家必須具備書寫異質人物的能力，而他自己也通過持續探索實現了突破——比如在《借命而生》之後，便能自如塑造與自身截然不同的角色，讓創作題材和人物形象更加多元。這種創作思路貫穿於他的作品中：《世間已無陳金芳》緊扣中國社會財富爆發增長的時代背景；《借命而生》聚焦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生態，通過刑警與逃犯的故事折射初代民營企業家的群體認知；《逍遙仙兒》關注教育難題，《一日頂流》則聚焦網紅經濟、人工智能現象。每部作品都通過對社會切面的觀察，展現不同的時代圖景。「這就是每一個人正在經歷的生活，不需要特別的專業知識儲備。」在石一楓看來，作品要能和讀者的生活發生聯繫，能夠讓讀者感同身受。

70後的「新京味」

有着北京城孩子的老嫗勁。石一楓的文筆相當傳神地把這個角色用自己的京味描述出來，包括文中的一个個故事也是如此，比如幼兒園兩個小朋友的互生好感，上山面臨疫情檢查站的「關公」，都透露出石一楓文筆的「京感」。

作家韓浩月評價《一日頂流》是一本可以讀出聲音來的「京味小說」，胡辛軋的父親胡學踐豎起三根手指依據不同對話情形脫口而出的三個字，如同風中的鈴鐺，時刻提醒着讀者，方言作為地域文化的鮮明特徵，在小說中起到了強烈的符號作用。

在多元包容的當下，北京的「京味」也在不斷被重新定義。石一楓表示，隨着寫作年頭的增長，他對京味的理解不一樣了。他在採訪裏說過，

年輕時候偏愛那種犀利的筆鋒，總想着把文字磨得更尖刻；但人上了點年紀，看事情的角度慢慢變了——當想寫的人物從一類擴展到百類，對生活的態度就沒法停留在非喜即惡的層面，漸漸變得更平和、更複雜了。這種轉變也讓不少評論覺得，他現在的作品越來越往京城平民敘事上靠，風格也更接近老舍。

值得一提的是，《一日頂流》將首次被改編為話劇。石一楓亦非常激動：「這是我作品第一次被改編成話劇，而這第一次改編就登上了人藝的舞台。」他從小就是人藝的戲迷，心中一直有着在這裏排演自己作品的夢想。如今，這個夢想終於成真，石一楓希望通過這部作品反映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北京。

香港文學通論：從金庸、余光中到西西

作者：黃維樞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

香港文學百多年來不斷演化，形成了古今兼攝、外並蓄、雅俗共賞的風格。便捷普及的專欄雜文、精緻高華的學者散文、創意不乏的現代小說、瑰奇多姿的現代詩、風雅傳承的舊體詩詞、廣受歡迎的武俠科幻言情小說，佳作傑作累累，活潑紛繁是其特色。黃維樞博士（原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這本《香港文學通論》，有宏觀概述，也有微觀細賞，有高頭講章，也有輕鬆小品，還有文學交流的歡愉場景描述，讓研究者和一般讀者讀來都覺得有益也有趣。



●第五屆「香港出版雙年獎」得獎名單發布會日前舉行。 主辦方提供

本地新晉漫畫家PEN SO《達利書店》獲「出版大獎」

閱讀是文化凝聚的靈魂，而出版業則是文化發展的窗口，閱讀帶予都市人的，不僅僅是書本上的短暫時光，更是豐沛生命的精神食糧。由香港出版學會主辦、文創產業發展處為主要贊助機構的「香港出版雙年獎」（下稱「雙年獎」），一直致力為香港出版業界樹立卓越的標準和典範，在一眾籌委及業界的共同努力下與文創產業發展處及評審的支持下，「雙年獎」已被廣泛認可為華語出版地區一個具公信力的專業出版獎。

今屆「雙年獎」進入第五屆，於去年11月開始接受報名，吸引了102間合資格本地出版社提名421本中文作品參選，參選作品數量較上屆增長超過兩成，其中38間出版社更為首次參選。大會日前於香港海事博物館公布得獎名單，揭曉了今屆九大類別的「出版獎」和「最佳出版獎」，以及六個特別獎項：「市場策劃獎」、「書籍設計獎」、「優秀編輯獎」、「新晉編輯獎」、「出版社大獎」及「出版大獎」的得主。其中「出版大獎」由PEN SO ARTLAB出版社出版的《達利書店》奪得；為鼓勵年資三年或以下的優秀新晉編輯而頒發的「新晉編輯獎」由《未知的香港粗獷建築》的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獲得，而「出版社大獎」則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奪得。

文創業發展處處總監（建築、印刷出版及推廣）戚芷筠，「香港出版雙年獎」項目籌委會主席李家駒、執行主席葉佩珠，第五屆「香港出版雙年獎」顧問團成員兼決選評審嚴昊輝霞、蔡淑玲，決選評審周蜜蜜及張倩儀等出席了發布會。

李家駒表示，喜見出版業界在變化的市場環境中不斷努力、力求進步，慶幸「雙年獎」能為業界樹立榜樣，並繼得來自香港及其他華語出版地區的業界翹楚擔任評審，以公平、公正、專業的評選程序和機制選出優秀的香港中文出版物及團隊，有助提升業界專業水平。他衷心感謝文創業發展處對歷屆「雙年獎」的持續支持，認為這不僅提升了香港出版業的專業地位，也促進了華文出版界的互動與交流。「本屆我們繼續將帶着各得獎作品進行一系列外地宣傳活動，進一步推廣至內地及澳門，促進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文化交流。」李家駒稱，獲獎作品不乏香港題材，又提及近年出版情況「下行」，盼獎項鼓勵業界奮進。

本屆共有90項出版物得獎，大會表示將於今年7月16日（星期三）（即2025年香港書展首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為得獎者舉行頒獎典禮。完整獲獎名單請瀏覽：www.hkpuba.org。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書評

頂流分兩種，一是娛樂圈的流量明星，二是網上人氣旺、帶貨強的網紅，石一楓長篇小說《一日頂流》寫到的頂流是後一種。若論生命力，網紅與流量明星都以「流星」居多，非要對比一下，莫名其妙紅透天的網紅，過氣的速度更快一些。1968年，安迪·沃霍爾說「未來，每個人都能當上15分鐘的名人」，《一日頂流》裏的主人公胡辛軋，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例子。

「誰來管管我——我該怎麼是好哇——」，胡辛軋成為網絡紅人，就是因為這句直播時脫口而出的話，而成了人盡皆知的「求管哥」。現實裏，有唱「在小小的花園裏面挖呀挖」走紅的黃老師，翻唱《諾言》的荷澤小哥哥郭有才，再早一些，有穿破爛混搭風、身上散發「落拓的憂鬱」的「犀利哥」……小說人物胡辛軋和上述現實人物的成名過程並無二致，因而讀者會好奇作者的寫作出發點——作家眼裏，或者說文學作品裏的網紅，究竟是什麼樣的？小說對於生活的高度寫實，會帶有怎樣的評判？雖然網絡與現實的撞擊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着，但就其滋生的文學價值而言，較少有作品進行深刻的挖掘與呈現。

在胡辛軋成為頂流之前，《一日頂流》是部生活流故事：石一楓寫胡辛軋與李蓓蓓的幼兒園故事，有點像王朔的《看上去很美》，兩個兩小無猜的孩子，

頂流背後，是人心的離散與追逐

憑借一份純潔無暇的「愛」，互相把對方寫進了人生裏，但隨着李蓓蓓跟隨家長搬家遠走，從此成為斷線的風箏；在寫胡辛軋與父親胡學踐、外省女性李貝貝在同一屋簷下的生活時，又貼近「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三人有閑日常生計的對話，各自細密心思的傳遞，具有煙火氣，也貼合人性之真實。

但在《一日頂流》生活流敘事的表面和底層，同時還流淌着網絡的技術流與意識流：在技術層面，小說從1999年的網絡千年蟲、486電腦寫起，一直寫到當今頂流雲湧、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時代，這中間，穿插了聊天室、BBS（論壇）、門戶網站、博客、微博、公眾號、短視頻、直播間的平台變化，具體到胡學踐那裏，是一路升級的上網設備、電腦配件以及「紅警、星際、魔獸」等遊戲；在意識層面，小說不僅寫到了手機成為人的器官，更寫到網絡滲透到人的思想與精神當中，人的網絡化生存已經成為舉手投足間清晰可見的本能，這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大階段，科技對人的改變從未如此迅速且普遍，當這發生的一切被集中到一名瞬間成名的網紅身上時，荒誕與失控、同化與異化、焦慮與逃離等等，進行了一次「超時空聚合」，但凡缺少點

兒毅力的人物，都容易被摧毀，更何況是一向追求躺平人生的平凡人胡辛軋。

《一日頂流》為胡辛軋成為頂流後的「崩塌」危機，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海上小島、寺廟和尚、坐禪修行……這為胡辛軋被流量衝擊得七零八散的內在，提供了重建的可能性。但陪伴型機器人小沙彌，以及曾創辦過「海角論壇」的師父，包括被電力與網絡包圍的小島，讓「佛法與科技」的碰撞無處不在，頂流的「威力」並未因為地理層面的「隔絕」而消失……圍繞頂流產生的慾望、利益，如風如煙如霧，頂流背後，是人心的離散與追逐，是人都希望抓住點什麼的渴望。

小說結尾，石一楓並未給出「頂流之後、人生何為」的明確答案，但從小說結尾時寫到的「想到這裏，胡辛軋不再恐懼，反而感動起來，他的眼睛濕潤了」可以看出，這句是人物從「頂流（流量）」回歸到「人（肉體凡胎）」後的生理與情感的雙重反應吧。沒誰能預測到這被科技嚴重影響的世界會走向何處，但可以感動的內心與可以濕潤的眼睛，喻示生活的本質將如海邊的岩石，洶湧的沖刷不會改變它自身內在的紋路。

值得一提的是，《一日頂流》是本可以讀出聲音來的「京味小說」，胡學踐豎起三根手指依據不同對話情形脫口而出的三個字，如同風中的鈴鐺，時刻提醒着讀者，方言作為地域文化的鮮明特徵，在小說裏起到了強烈的符號作用。另外，外省女性李貝貝在這個北京家庭中的出現，諸多相關細節的描寫，也標誌着北京土著生活在城市高度進化過程裏沙土般的流失……作者對於這樣的文化與生活方式之變，並未流露出惋惜與眷戀，是的，在這樣一個瞬息萬變、節奏明快的時代，關注任何與過去相關的事物，都要付出巨大的心力。當一切都可被總結為三個字的凝練表達時，小說裏反覆出現的「滴了個滴」的語言表達，便成了唯一的反動或反抗。

寫網絡的小說作品有不少，但「網絡中的生活」還有「生活裏的網絡」，時常出現某種不相融的隔膜感，這是文學對科技的一種不適應。科幻小說可以解決文本的舒適度問題，在我看來，《一日頂流》也解決了現實題材高度結合網絡生活的舒適度問題，這本書終於讓人覺得，當網絡與科技成為小說角色身上的「衣服」，雖然大小與柔軟程度不那麼貼身，但總算是頗為合身地穿在身上了。

●文：韓浩月